

心想长安

■林世铨

昨天,参加母校文学院在泉州举办的《诗想长安》分享会。这个会议范围虽小,规格还高,主办方乃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、海峡文艺出版社,承办方和协办方为福建师大南方诗社、泉州七彩艺文会馆。

会标主题“语言出行与心灵还乡”,用词可爱、形象、通俗和诗意。

语言出发,通过诗歌形式,畅想当时,展望未来;心灵还乡,思念母校,诗意飞扬。

参加者,有出版社领导,有教授,有诗人,有当地作家和诗歌爱好者,大家欢聚一堂,畅所欲言,主要是对母校的怀想,对母校老师的感恩和感谢,对这个诗社及其组织者的感恩,牵肠挂肚……

我早早到位,与馆主、诗人芳本兄说只要接到母校的通知,除非有不可请假的理由,我一般会努力参加。可能不仅我,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情,都有一样的情结。芳本兄说那是,人非草木。我说前天收到母校伍教授的微信,我是感动了一个晚上的,我跟爱人说母校没忘记我,并说了许多往日的旧事,其实很多事早就说过,说过多次。

会上,伍教授主持,林社长寄希望,戴教授感言,芳本兄、刘教授、苏博士纷纷发言,躲不过的我就说了这种感奋的心情。我说我虽然已经很少用诗歌表达,用语言出发,但我的心会还乡,时常还乡。那次母校宣布可以补办校友卡,我立马网办了一张,虽然还没试过,但我相信母校没有

忘记我们,我们更会努力为母校争光。还说,伍教授能给我带来好运,2017年,我人在东湖公园散步,突然就接到一个陌生电话,我这人比较尊重陌生,即便陌生我也照接,居然是伍教授的电话!此通电话意在通知我“母校文学院、龙岩宣传部和文联联合组织的重走中央红色交通线”,将由孙绍振教授带队。当时的激动无以言表,现在重述已然没了当时的激动(无法再现)。那天,到省城参加省作家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,遇上伍教授,我居然当选了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。最近这次,再会老朋友,结识新朋友,重温母校情,聆听教授、师兄师姐学弟学妹的深情感言,还有,这厚厚的一本诗集……

1983年成立的南方诗社,风雨兼程几十年,在各位导师的坚持下,诚如孙绍振老师说的:“南方诗社的诗人们,从长安山出发,稳步前行,在诗歌创作道路上,勇于探险,开辟出一片艺术新天地。”

我在读时尚未见南方诗社,更没能置身其中追求奋斗,今天却置身其间目睹其成长与发展,很是幸运,也很希望这个社团继续前行,并预祝南方诗社明天更美好!想起谢冕先生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六日为南方诗社的题词说的:“各式各样的审美追求,各式各样的诗——一个合理而正常的生存空间。”相信,随着时代发展和需要,这个生存空间会越来越来!



(视觉中国)

抗冬

■吴孔文

作家莫怀威在《散步》中写道:“春天来得太迟太迟了,但是春天总算来了。我的母亲又熬过了一个冬季。”

北方的冬天,雪大如拳,冷风似剑,天地苍茫。一个人行进在原野上,有慷慨赴死般的孤绝。而南方的冬,则雨雪交杂,又湿又冷,绵里藏针,好像更为缠人。

残酷环境面前,抗争是必要的,火候不到时,也需要忍耐。

我的家乡江淮地区,冬天冷雨霏霏,粉雪飘飘,小北风尖溜溜的,直往人的骨头里钻。雪拥乡关,万籁俱寂,寂寞充塞天地之间,烤火成为第一要务。小时候,隆冬天气里,大人们围坐火塘,边烤火边忙活计,打草鞋、纳鞋底、剥油桐、编竹筐,我们跟在大人后面做些辅助性的工作。屋外冰天雪地,屋内温暖如春,有了火的护佑,阴冷并不让人感到恐惧。

读书,看到古人为抵抗冬天所作的准备:秋风渐紧,杜甫与儿子一起拾橡实、挖黄独。向晚天欲雪,白居易早就酿出了一坛好酒,等着刘十九来饮。到了宋朝,诞生一种叫“拨霞供”的火锅,《山家清供》记载:“向游武夷六曲,访止止师,遇雪天,得一兔,无庖人可制。师云:‘山间只有薄批,酒、酱、椒沃之,以风炉安座上,用水少半铫,候汤响,一杯后,各分以箸,令自夹入汤,摆熟啖之,乃随宜各以汁供。’”原来是用火锅涮兔肉吃。

寒冷的冬季,有些植物却不畏冷,不信邪,不屈服。豌豆的一生始终趴着,但它敢于和冬天较劲。播完麦子,点完蚕豆,母亲说,还种点豌豆吧。林间隙地落叶如被,我们掀开泥土,开出一畦畦菜地,点上豌豆。漫漫冬日,家中咸菜是主打,偶尔也去摘“豌豆尖”清炒,一盘碧绿,有清芬气,仿佛春天提前到来。

烧炭工,我的众多身份之一。寒冬腊月,山野寂静。一群炭窑匠,背着大米和咸菜,进山搭草棚、筑炭窑、烧木炭,一干就是个把月。年关临近,挑担木炭街街售卖,换钱买棉衣棉裤和棉帽子,帽子上还要带一颗红五角星。

若遇暖冬,真是幸事。《全唐书》中说,某年长安暖冬,杏花盛开,树上结满杏子,人们摘来品尝,略有甜味。唐都冬季缘何如此之暖?难道是贞观之治、开元盛世的余晖驱走了严寒?而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,纪昀记载,冬季的一株杏花插入瓶中,竟长出了杏子,也算奇了!我经历的暖冬也有好几个,农历十月还如小阳春天气,穿件夹衣沐浴在阳光里,真想一边奔跑一边唱《九九艳阳天》,像《柳堡的故事》里的那个镜头。

如今的冬天,有保暖的衣物、高能量的食物作保障,还有空调、取暖器如临大敌般地守候。有人说,现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冬天,我听罢点头,细思之后,又不禁摇头。

母亲的柴火饭白鸭汤

■刘辉煌

我尤其喜欢母亲炖的鸭汤。那金黄色的鸭肉,在砂锅里慢慢炖煮,与一些增香的中药材的精华完美融合。每当鸭汤端上桌,整个家里都弥漫着令人垂涎的香气。喝上一口,汤汁醇厚,鸭肉鲜嫩,唇齿留香,家的温暖就都汇聚在这一碗汤中。

除了鸭汤,母亲还会变着花样做各种滋补美食。有时是当归兔子煲,既暖胃又养生;有时是黄姜炖羊肉,汤汁浓郁,吃上一口就能感受到滋补与温暖;有时是四神猪肚汤,补虚健脾,有助肠胃消化。每一样,都是母亲对家人深深的爱意。

儿时,大家普遍都不富裕。那时候,吃是衡量一个家庭过得好不好的重要指标。尤其在乡下,谁家要是杀个鸡鸭,那香味绝对随着炊烟弥漫全村。在我老家,至今仍保存着出嫁的女儿在立冬日给娘家父母送鸡鸭、猪蹄、牛羊肉等滋补食物的习俗,在缺衣少

食的年代,不仅能让父母补养身体,更能彰显自己的一片孝心。

按理说,乡下是不缺肉的,家家都种五谷养六畜,但正所谓卖肉的不知肉味,乡亲们再勤劳肯干也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,真正能吃到嘴里的、舍得吃到嘴里的,寥寥无几。没办法啊,卖猪的钱是孩子的学费;卖牛羊的钱得攒起来建房娶媳妇;卖鸡鸭的钱是换油盐酱醋的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乡亲们,挣不来大钱,只好秉承勤俭持家的祖训。对衣住行不讲究的农村人,唯一能省钱的开销,只有吃了。大家都想着,自己省吃俭用不要紧,等孩子长大了,让他们天天能吃上肉。

会过日子的母亲们,除了炖煮一锅靓汤之外,柴火饭是必不可缺的。格外怀念小时候的冬季,灶间烟气腾腾,院子里米香四溢。母亲卷起袖子,淘米下锅,用土灶做饭。柴米饭讲究火候,添柴太少,饭不够味不够香,甚至煮不透;添柴太多,容易烧焦。母亲先用松针引火,待膛中柴火点燃,接着用细

小的树枝,然后填入一些粗树干,直至灶中大火熊熊燃烧片刻,迅速灶中抽薪,用剩下的炭火慢慢焖。我坐在灶口烤火,满膛灶火将我映得红光满面,也将寒气一扫而空。

没有宰杀鸡鸭或者买猪骨头炖汤的时候,母亲会在煮饭时多加一些水。等米饭滚开的时候,母亲便会盛一锅米汤给我们下饭。母亲一直觉得米浆是纯天然的营养品。她常说,米汤就是花粉,喝下去肠胃舒服浑身通透。一碗热腾腾的米浆入胃,幸福的感觉溢满心间。

米饭做好之后,揭开锅盖,浓郁的米香沁人心脾,母亲就往米饭里加些葱头猪油。猪油拌饭口感顺滑清香,口口留香,我每顿都能吃下两大碗。用炭火焖米饭时,母亲还会特意延长一点时间,使米饭的锅底结上一层薄薄的锅巴。吃完饭,母亲会立刻将诱人的锅巴铲出来,给我们当零食享用。

冬天来了,每当回想起儿时那些与家人围坐一桌、共享柴火饭白鸭汤的快乐时光,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,那是家的温度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